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张承志卷
阎连科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张承志卷、阎连科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张承志卷

错开的花 …… (1)
残月 …… (91)

阎连科卷

和平战 …… (109)
瑶沟的日头 …… (207)

张承志卷

错 开 的 花



在上一次终末之日，你曾经说：再掀动一次潮汐，再使城市的种子发芽并且长大吧。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看见了潮落。于是，我遵照启示，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这样，只有我救活了一条灵魂，也只有我使这灵魂孤苦无伴。我伸出双手向你乞求，你说：在沧桑巨变中人生渺小不值一提！我仍然苦苦乞求。你叹了一口气，四野狂风骤起。当风静以后，我看见了世界的四个极致。分别有四种人矗立在那里，他们是：山海的探险家，叛匪之首领，牧羊人，迷醉的教徒。我站起身，向你顶礼。但是，天穹里突然响起你的雷声：——后来人！你真的具备那种可能么？

——《小阿克利亚》

一　山海章

从那么遥远的儿时，我猜我就怀着一股愿望。我不知道；那时没有此刻的启发，没有逼人的、激烈争辩一般的、灼灼眩目的启发。这启发象凶狠的拦截，象一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刀抵住后心一枝矛顶着前胸。我知道得太晚了，甚至失去了第一次——那一次，我的本色使我尝试了一条短些的路，探险敦煌文书《西州图经》中的“他地道”。后来，我明白了，我初次地懂得了自己。我觉察到了心怀的野望。

但是，野望也不是行动。

我安排过切割计划——美国佬拉铁摩尔曾经以纵线，竖着穿越整个蒙古高原，他经历了一行行纬线。切割计划是沿一条纬度切割从呼伦贝尔湖直至居延海的所有经线。但是计划没有实行。我不说计划未能实行，我只说计划没有实行。

我又暗下决心，制定了山中丝绸计划。“山中丝绸”，就是不理睬北庭至伊犁的天山北路，也不理睬土鲁番到喀什的天山南路，密密地逐条穿梭地走完山脉所有南北山道，使丝绸之路成为一张长网。我断定：“山中丝绸”不仅美不胜收，而且它另一个意义是，它属于牧人而不属于商人。但是它在唐三藏取经的冰岭——沙塔路口，失败了。

第三次是昆仑北缘计划。我还曾经把它叫做“吐蕃武士与焉耆美女计划”，路线是出青海湖，西搠柴达木西口，经秘境般的九座大坂山隘，进入南疆，然后从瓦石峡古城进孔雀河河床，北上焉耆镇。这个计划……也



垮了。

还有，计划是——

不用说了。

这是我内心深藏的痛苦。野望在自己体内消溶了，象一根铁棒被酸蚀尽。我不愿再回忆泉子街，那征服他地道的胜利起点。我更不能回忆沙塔通道，在那天山腹地深处，在那分水的有梅花鹿的耀眼绿色里，险路分成三岔，清泉上方刻着一句话：

Jolawxe，bolsang ose bulaktay bol！

（行人，愿你生命长如此泉！）

我的旅伴是叶。他那时嚎啕大哭起来。从喀什到托克逊，他与整整一车维吾尔人同行，满车的维族人不理睬他。只是因为缺乏语言，他不象我能读懂泉边岩石上镌刻的谶语。他热情如火，迫不急待，有几分轻薄。他急燎燎地盼着加入满车癫狂的歌唱。但是人家不理睬。汉族人，当你离开你的人粥以后，你会千载难逢地遇上孤单。我听说，一部风尘仆仆的花斑车，颠簸着从巴楚唱到阿克苏，从库车唱到库尔勒，满车人连老太婆都唱年轻了，连胖嫂子都唱瘦了，可是没有人理睬叶。

车到了，人去车空，我听说叶提着行装，迈下车门，他蹲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哭得凶狠，哭得发

疯，活象南疆路上常见的落难行人。

我听了感动至极，我以为，叶一定懂得所谓“旅伴”或“同道”的含义。从那一天我选定了叶为朋友，而且心中觉得不再孤独。

叶不带地图，不记笔记。叶长着一脸络腮黑胡子，在阳光照射得绿光闪烁的山地里，他的脸和胡子都染绿了。他见一根草就编一首诗，见一棵云杉拥抱一回。

马蹄打滑了。我紧张地扣住缰，指缝里已经沁出血。马又是一跌，座后的马臀猛地一翘。我觉出马臀向后直翘而起时，那巨大绷硬的肉块。下山时每一秒钟都象栽入深渊；草坡在谷沟对面，一面绿缎拦墙似地，绿光灼灼地闪烁逼人。壁立在迎面的草坡辉煌眩目，我后仰着直立鞍上，命踩在镫上，系在一根棕毛肚带上，我不知为什么把命这样踩着系着，但我心里平和些了。

我催马上山。顶着刚才明晃晃屹立的绿墙，这次我前伏着直立鞍上。上山艰难，但上山路不会丧命。我觉得刚才如临深渊如悬地狱的一条命，此刻是坚实的。马变成了猩猩，变成了树熊、壁虎。它后腿直立，两只前蹄向上扳住光滑的绿草。景色单纯极了，一面灿烂明亮的绿色大帐，如绿色的危险的梦。

我渐渐耳目失聪。绿的均匀色素浸入我身心。这样雄大的绿植被和满视野的绿色，我心中独语，难道别人

能为之感动么。我这样珍惜它，我这样专情地溶解于它，难道我不能为自己自豪么。但我并无如此清晰的思路。我在绿色幻视中，我从皮肤开始到骨骼，一直到心脏都正在溶解。象盐回到水中，我消失在雄大地矗立在面前的、这神一样的绿色之中了。

后来，终于走出了那片深谷纵横的夏季牧场。数不清的绿草波谷，数不清我在那些绿浪里沉下多少次，又浮出多少次。后来真的晕了一次——象在海里晕浪。

我和叶，走出夏牧场时，是八月初一。算了一下，钻在崇山里整整十二天了。叶变成了焦皮剥露的黑人。晒伤后，他不再饶舌，但也并不沮丧。见到一个自称“托姆”族的，少数民族名单里不见族名的砍松树汉子，那汉子说道：这么重的晒伤，如果不涂药会烂出疮泡。我使用了蒙语、哈语，但托姆语并不和那些大语言同族。我们心中恐惧，这里地形——狰狞诡密，盐碱地白花花的，接着几道怪石赤裸的峥嵘秃山。于是，我只好不问详细，看着托姆汉子给叶涂药。

那汉子朝我的脸伸过手来，我闭上眼，他的大爪在我满脸乱摸乱涂。疼极了，但只疼了一阵。涂了防晒的药膏，脸上象戴了一个壳子，我看看叶，他象个漆好的黑瓷熊；叶也瞧着我笑，说我象白眼白牙的黑非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美女。

我们后来走出了盐碱地。从白花花的沼泽里拔脚出来，我古怪地联想若是骑马会把马蹄子腌掉。穿过红褐色的石垃子山中，叶突然发现这些山真的曾经是——浪头。

一波一波地，它们凝固了。我猜是火山熔岩的波浪，叶说是远古海啸的痕迹。我们爬了几道浪脊，进入了关键的阿斯帕安裂隙。

阿斯帕安，太阳。这道裂隙确实总迎着日行方向。上午，山谷扭着朝东，下午又拐弯朝西。我和叶走在无人的峡里，看见了一些风化酥了的，死人和马、骆驼的死骸架子。

叶说，那托姆汉子，若他是个托姆姑娘，该多好呀！哈，该写首诗。

我也被他勾得想入非非。可是，真正旅途上，浪漫几乎是与你无缘的，我默想。当夜我们露宿峡中，结伴点篝火的，照例没有女人；而是使我俩一夜警惕的、两个瘦狼般的乌市汉子。睡着了，又冻醒了。峡谷不是绝地，贼一般的乌市人既然能到，探险就不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看见了汽车道，是轮胎印子。

当我们在乡政府空荡荡的院子里搜索，想找个人接

洽租一辆毛驴车时，看见了那辆花哨的汽车。

车漆得象个娼妇，安着报警器，拴着两个备用胎。车门上漆着一面膏药旗一面五星旗，原来是小日本的阿斯帕安裂隙考察队。

乡官们手捏小红旗，撅着屁股使劲追车。县官们坐着帆布篷吉普，挣了命死追日本车的屁股土。引着老外的是些年轻人，戴着墨镜，端着录相机，挤在小日本后座，那花花绿绿的车一溜黄烟，一会儿功夫便钻进阿斯帕安，不见了。我们两人为了毛驴车，呆呆坐在乡政府台阶上，等。

乡官们一直没有回来。

下午，那日本车凯旋而归。招待所门口上了警察哨。我们吃了一惊：住店！……忙去联系，果然招待所一律不招待。挤小日本后座的年轻文人们吃饱了，挎着摄相机出来闲遛，活象嫖客。叶恨得大闹大吼，要和他们打一架。我不是不想收拾那几个杂种，可是他们有警察。我拉住了叶。

我告诉叶，以前几次失败也都差不多如此。我说着揭下托姆人送的面壳。没有揭好，它碎成两块了。我心疼了一会儿，把面壳扔了。裸脸又浸进了紫外线，我克制住留恋，对叶说，放弃阿斯帕安——黑沙漠路线吧。

叶咆哮起来，他暴怒如狮子，把脸上的黑壳抓得粉

碎。我冷冷地想：你是我的战友。

我们只能回去。

两个月后，在北京，电视里播了阿斯帕安，还播了黑沙漠。小日本和杂种们在银幕上讨论历史，分析地理，全用新潮理论。我和叶默默看着，当播到那娼妇车疾疾钻进黑沙漠时，我把电视关了。叶哇地哭了起来。

这又是一次，关于我半途而废的、失败的探险的简短介绍。真没的可说。此刻我心里空洞洞静悄悄，我真想连走过的那半截路，也一块儿忘个干净。我想我不会再想它了。

山和海的浪都终于伏落了
此刻，终于是
一派沉静，万籁俱寂
很久以前就应当这样，你喧闹和激烈时
是多轻薄呐
　　透明的云阵走过圆月
　　象征了你全数的路程
今夜静得如一场肃穆的祭礼徐徐进行
你该知道
　　那些走路的伟人们
今夜你的心绪终于与他们合拍了



该是一支静歌，行人是沉默的

没有人指责你，但人们会远离你，你将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如一面薄玻璃
你崇拜的探险家属于十九世纪
安静吧，象今夜，看着轻盈透明的云
　　航行过月亮的银晖。调节好呼吸
天山孔道凿通了
喀纳斯秘境开放了
九座大坂通车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节制生育
昆仑以东，那掩护了一支血脉潜回故乡的无人区，
　　荒蛮一千公里的无人区，如今环境污染烟囱
　　林立
世界象地球，它八方十六面，圆形展开了
已经没有等待你的空白，没有空白了
该是一支静歌，路已经不复存在

去问问你的战友，你怕人们把朋友一词用坏，
　　你总强调战友，他懂得你么
你眼帘上垂着一面辉煌绿色
你呓语中讲了一些嶙石波浪



骏马在你身下俯仰
触觉细微地刺疼着
夏营地，白碱滩，借词地名，不知语源的族名，
干渴和暴晒，枯燥的长长一条路，遇上的每
个人都不是女人
你珍惜的一切都将被拒绝
你重复的一切都已被怀疑
今夜天和地终于和谐了
银月的清晖，醒着的静默，多象夜宿的那种心境。
你知道行人和探险家的心境
该是一支静歌，此刻你孤身一人

我不再如年轻人一样躁乱。我的口齿迟钝了。草原一年一年地，在想象中远离着我。整整十几年来，我立志在山岳草原和开阔草原探险的计划，已经由我自己否决。闭紧嘴巴，静静地稳居都市中央，舌尖和语言一起退化了。

普热瓦尔斯基，你的每一项功绩背后都淌着殖民者的血。把墓修在伊塞克湖畔，你不怕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有一天掀翻它么。

斯坦因，你恃仗权势，让维吾尔人供奉你一筐筐鲜



葡萄。你在军队护送下的探险，难道值得写成书吗？

赫定博士，没有社会主义军阀盛世才的客套，你能只靠南京政府凌驾于中国学者之上么。我嫉妒、也恨你那些福特牌四缸八缸汽车！

科兹洛夫，你盗空了西夏一座城市。

伯希和，你今天仍觉得敦煌文书可以任人往家里搬么？学者产生于骗子吗？

东京博物馆，愿意告诉日本国民你们展厅里的壁画是怎么掉下来的吗？是风把它刻成四方一块再刮下墙的吗？别怕你们的日本姑娘们听了不信。

美国佬，我厌恶记住你的名字。你这个用胶布偷人东西的发明者……

我厌恶他们，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们。他们走尽了我的路。但是我崇拜他们，崇拜了那么久。拉铁摩尔挎着老婆，一路风流地纵断了蒙古，汽车到处国民党列队欢迎。而我长久地潜心读他的著作。我恨死了他们，我精通他们的身世，研读过他们的著作，我在具备资格之后刻骨地仇恨他们。都是真名——没关系，我只自语，我在心中和自己独自对话，我不使用有声语言——我因为没有人一块儿恨，所以恨透了他们，这些嫖客。我抬起眼，高原夜空上，星星明晃晃地密布，静极了。我不再胡思乱想，躺在庄户屋顶上，后背给泥屋顶烙得舒服极

了。晒了一天的泥屋，我躺着漫然想到，热热的泥屋顶子，墨一样的星空黑夜。静呵，真静呵。我想，这样躺在青海农户的屋顶上，独自让黑夜覆盖全身，象在渡海，象一个人乘着一条泥船，在茫茫夜海远航。

幻想大海，你是要——背离大陆么。我的诗在大陆，在腹地。我多喜爱满天泻下的明亮的紫外线，在沙塔通道上，连白色骏马都晒红了。在最后的险关，在阿斯帕安，那些把阿拉伯语传入的一丛丛白骨，在阳光下雪白夺目。第一天肤色便晒红了，第二天脸皮剥落。我吟着诗，在那空旷的谷中跋涉了十二天，我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烧伤，脱皮变骨。那时的快感是最最奇异的，你觉得你又还原成一个快活的婴儿。火烫的阳光，毒辣的阳光，我在险路上一秒钟一秒钟地忍受过你，可是你使我一直到心底都灿烂明亮。难道你能忘掉道路么，难道你能离开大陆么。

叶睁大眼睛，他的反驳使我无言以对。

还有那放倒松树的汉子。你说他叫什么族人？什么，是土母？脱毛？图茂？就算是你说的托姆人吧。松树林，人人都知道松树林多美好，可是林中有一棵松树颤抖了。它那些疼痛别的松树不知道，也不理睬。我看着在蓝色空中那些树梢一丝不动。只有它在颤抖战栗。后来它尖叫一声，直直地僵僵地摔了下来，轰然撞开冷



酷的松林。它摔死后，平躺着，依然笔直坚强。不动声色的松林也依然神色严峻——死了的和活着的，牺牲和冷酷，都美得使我砰砰心跳。而脱毛？——托姆大汉突然站了起来，面具是一个黑漆的壳。只有你能和他问答，只有你用他听不懂的几种话，几句便判断了他属于脱毛族，噢，托姆族。你不能离开，你做不到。还是这样继续探险吧，哪怕一次次被小日本儿的考察队羞辱。管着毛驴车吉普车的婊子们当然有权利欢迎嫖客；这没有办法。你只管走你的路，一条走不通，他妈的绿叶扶红花我陪着你每次走半条！去探险吧，快上路吧！

我醉了。我费劲地说：叶，记得哈萨克刻在沙塔那个有鹿的泉……几百年前刻在那泉水上方你记得那句三岔道口的警句么？

行人，愿你生命长如此泉。

泉水是白色的。那泉，它几百年雪白地迸溅，纯净无比。行人跪在泉里，洗一个沐浴后再喝上一口。叶，你记得咱们也脱得赤条条，在那泉里沐浴过。那泉水喝下去，你曾经说，连心都变白了。

叶激烈地跳了起来，猛地一挥手。叶在开始朗诵时，总是那样，砍杀一般把手从半空中猛地一劈而下。

突厥人的男子上路了，在崇山的大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